

# 透过文字 感受大师的体温

——读陈远《在不美的年代里》《消逝的燕京》  
《穿越美与不美》

文\本刊特约撰稿 赵瑜



陈远近照

## 在不美的年代里

沈从文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关于他,有太多的美好细节值得用大部的书来注释,他和张兆和的情事,和鲁迅的恩怨,和徐志摩的友谊,和胡适的交往……然而,陈远的系列口述史却停留在“文革”前后:比如沈从文的自杀事件,一个除了写作不会说话的人,是怎样变成了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的。每读到这一段,我都在想,如果将沈从文的讲解稿存好,出版了,那又该是多好的一个学术文本。

摆在我眼前的《在不美的年代里》(重庆出版社,2011年4月),是青年学者陈远的口述史系列之一,此书共采访了二十九位民国的学人的后人:梁启超、沈钧儒、晏阳初、罗家伦、杨振声、刘半农、张申府、顾颉刚、梁漱溟、汤用彤、冯友兰、李济、朱光潜、章乃器、潘光时、王芸生……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大师。沿着陈远的文字,我们得以更为真切地倾听大师的后人讲述一段遥远的历史。

晏阳初虽然后来出国了,然而两个儿子却回到了国内。可惜的是,晏阳初最喜欢的小儿子却在“文革”时因为亲近贺龙而被隔离,后自杀。

刘半农的知名和鲁迅兄弟有些关系,在鲁迅先生的笔下,刘半农近于“迂”。然而,其实并不然,刘半农三兄弟比起周氏三兄弟一点也不差。首先刘半农和陈独秀等人一起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其次,刘半农1920年赴欧洲深造,1925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是中国近代史以来第一位被外国以国家名义授予最高学位的中国人。刘半农的二弟刘天华和三弟刘北茂均是中国早期著名的音乐家。在陈远的笔下,我看到了一个更为生动的刘半农,比如刘半农教孩子们摄影,他的儿子刘育伦这样说道:“父亲非常喜欢摄影,当时我们家里有暗室,可以自己冲洗照片,父亲曾经自己做过一个照相机。那照相机是拿硬纸壳做成的,镜头是一个针孔,利用针孔成像。这种照相机十分简陋,但是也能照出相片来。我记不清楚照相机具体是怎么做出来的,只记得我们小孩子晚上早早地就睡觉,他经常自己一个人在屋子里研究。”

除了热爱摄影的刘半农,还有喜欢说笑话的哲学家冯友兰。冯友兰开梁启超的玩笑,那个经典的段子曾经流传一时。冯友兰的女儿宗璞是这样讲述的:“在家里,父亲曾经跟我说起梁启超的几个儿子,一个学建筑,一个学考古,还有一个搞炮弹。父亲风趣地说:梁思

成盖了房子,他搞炮弹的弟弟就拿炮去轰炸,然后他的另一个弟弟正好去进行考古,这样梁家就永远也不会失业,任公的眼光多么深远啊。”

陈远的一系列采访当初在《新京报》首发,一经见报便引起了诸人的注意,著名学者谢泳称陈远是一个有“学术眼光的采访者”。学者智效民称陈远有“记者的眼、作家的手、学人的心”。

翻开这套三卷本的陈远口述史系列,会被陈远拨开历史迷雾直奔历史血肉的精神打动。他重视口述者的身份,并选择合适的角度来记录独属于历史的真实文本。对于一个有着模糊背影的大师,陈远用其后人的直接口述,将一个面孔模糊的大师渐渐放大,清晰。在陈远的笔下,大师们均是生活的、有着人间真情的,哪怕在不美的年代里也有自己的良知的,正因为这些细节而温暖的勾勒,大师从历史的灰尘里再次呈现。

## 消逝的燕京

《消逝的燕京》,是对一所大学的怀念。因为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了这个外国人的名字。他就是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这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比鲁迅长五岁,生于杭州。他在美国从神学院毕业,然后回到中国传教。直到1918年被派往燕京大学做校长。然而,1919年6月初,司徒雷登来到燕京大学,想要和学生们见面的时候,发现,整个北京陷入一场又一场的学生运动中,以至于他的欢迎会找不到学生。燕京大学在司徒雷登的手里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原因,是司徒雷登拿到了一笔教育基金,成立了燕京学社,与此同时,他广揽人才,当时在燕京大学教书的知名教授有顾颉刚、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陈垣、顾颉刚、张东荪……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的新闻系并入了人民大学,而历史系则并入了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虽然名号消逝,可在陈远去寻找和采访的时候,发现,一些有燕京情节的大师们仍然清楚地记得那些燕京大学的丝缕,像一株又一株记忆的树,组成了燕京大学的林荫,供后来的人走进,阅读。

## 穿越美与不美

比起《消逝的燕京》这本纪念一个大学的专著,《穿越美与不美》则是三本书中最为宽阔一本,陈远在这本访谈的集子中打通了所谓的第四代和第五代的学人,甚至还有第六代的一些知识分子。作为八十年代在思想界影响最大的学者李泽厚竟然直到1986年才分上房子。听陈之藩的口述,才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除了西南联大,还有西北联大,只是因为存在的时间短,而未有什事出来。而从陈之藩的口述里,我知道了沈从文对人的好,从金岳霖那里得知了陈之藩之后,沈从文便开始给陈之藩写信,甚至还给他介绍工作。我最喜欢《穿越美与不美》一书中的倪匡,这个逃跑的人,这个被一阵风给改变了的人,他有曲折动人的故事。

陈远的口述历史系列,三本书,我尤喜欢这本《在不美的年代里》,因为这些来自民国的大师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如今,有一个叫陈远的年轻学人,将他们从历史深处打捞,将他们的底片在暗室里洗出,晒干,给我们呈现出来。这样的耐心,真让人珍惜。

## 愚人的爱情

《关于那只纸鸽子的后来》  
——读王秀梅小说



王秀梅近照

王秀梅的这篇小说是一篇新颖别致的爱情小说。虽然从故事的外观来看,作者写的是网络时代的婚外恋情故事,但作者并未拘泥于所谓时代生活的表象,而是触摸到了人类精神的隐性脉搏,在一个时尚的故事外衣下包裹着个人化的爱情哲思。

在这个物质化的时代里,优雅的爱情叙事于读者近乎成了一种奢望,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从现实到文本,从形式到内容都被物化了。人们的心变得坚硬无比,已然被罩上了一层厚厚的物质铠甲,温暖的爱情找不到聊以寄身的柔软之地。这个时代的爱情叙事早就沦为了欲望化写作,性取代了爱,被性遮蔽的爱即使没有完全窒息,至少也是相当的稀薄和微弱了。显然,爱情叙事可以没有性,但却不能没有爱;没有性的爱情叙事并非就是虚伪的爱情,因为作为原欲的性可以充当爱情叙事的底片,而呈现在外的则是诗意的爱的相片。这样说,并不是要反对爱情叙事中的性描写。诚然,性是一个透视现代人精神或心理暗角的绝佳视角,但毫无疑问,爱情叙事中性描写并非是不可或缺的,真正不可或缺的是爱而不是性。谁都明白,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坛缺少的不是性爱叙事,而是没有性描写的爱情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性的爱情叙事比起有性的爱情叙事,书写起来会更加的困难。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欲望化的时代里,如果没有性的诱饵,让一个作家去叙述纯粹的爱情故事,真的不啻于是一场叙述的挑战。

应该说,王秀梅这篇小说的爱情叙事是优雅而从容的,没有外在的性的眩惑,只有内在的爱情心理的描摹;真正的爱情在她的笔下悄然流淌,如小河弯弯,有细微的波澜,有短暂的回环,冲破了时空的障壁,直至最终淹没了读者的心。这篇小说有着精巧的构思,但男女主人公在十八年后的重逢并不是作者蓄意制造出来的无缘无故的巧合,而是男主人公心底不灭的爱情冲动最终驱使着他们重逢;这是不难推知的,一切与偶然无关,与命运无关。不难看出,由于作者选择的是全知型的叙事视角,所以叙述者对男女主人公的故事了如指掌,而“她”和“他”却都蒙在鼓里,读者照例也迷失在作者的叙述迷雾之中。表面上看,女主人公站在叙事的明处,而男主人公徘徊在叙事的暗处,正是通过“她”的视野,“他”的真实身份才逐渐显露了出来。当她最后恍然大悟的时候,读者心底的谜也就全部解开了。作者的匠心在于,她别出心裁地让文本的主干部分由男女主人公各自的讲述所组成,写“她”在赴约归来的火车途中邂逅一陌生男士,两人各自讲述自己的爱情故事,随着人称的变换,两个爱情故事在男女主人公的叙述中交错进行,直至最后,两个似乎平行发展的故事产生了交集,两个故事变成了一个故事。也就是说,她和他讲述的其实是同一个爱情故事,她是他的爱情故事的神秘女主人公,他是她的爱情故事的匿名男主人公。原来,她在公园里赴约未遇的男子就是现在火车上的他,而当年在公园里戏弄他的女同学此时正在火车上,和他同在一节车厢。当她觉察到她意识到了他的真实身份后,他选择了中途下车,而把十八年前她捉弄他的那只叠成了纸鸽子形状的情书悄悄地放在了熟睡中的她的身旁。表面上处于暗处的男主人公其实一切心知肚明,而仿佛处在明处的女主人公则在不经意间被男主人公牢牢地掌控,但这种掌控不是因为恨,不是因为报复,而是因为爱,因为她心中永恒的爱情之火。

不要忘了,火车上两个人所讲述的爱情故事都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那就是愚人节。十八年前,是她无意中愚弄了他,让他一个人在公园里苦苦地等待一份没有结果的爱情,而十八年后,在同一个公园里,是他善意地捉弄了她,让她也体会一下爱情的滋味。在他那里,爱情是愚人的事业,没有愚人的痴心不改就没有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能够穿越时空,二十年后依然能够延续,且心中的那份激情不仅没有褪色,而且历久弥新。尽管当年遭到了她的愚弄,但如今事业有成的他并没有报复的冲动,他约她在那个老公园见面不过是为了唤醒她的记忆,他故意不现身不过是为了重现昨日的爱情现场罢了。在他的心目中,爱情就是一场愚人节,这不仅仅是指善意地愚弄自己所爱的人,更重要的是,在这场情感的狂欢节中自己要做一个愚人,一个痴人。

不是么?正是在男主人公精心布置的爱情愚人节中,女主人公终于寻找到了真正的爱情感觉,那是一种“微疼”的心灵体验;有了这种刻骨铭心的爱情体验,两个人日后是否能够长相厮守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文\本刊特约撰稿 李遇春